

# “视角”“情节”的艺术合力

## ——《我的叔叔于勒》文本解读

宋嘉欣 左文君 许佳楷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

**[摘要]**《我的叔叔于勒》作为一篇经典短篇小说，有其情节构思的精巧，也有其小说视角选取的精妙。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选用造就了视角空白，既避免了小说的赘述，保证了短篇小说的精简，更为小说重要情节——“姐姐结婚，全家旅游”，提供了容身处，使得这篇小说能够在有限的字符内，集中精力于此重要情节，深刻揭示小说主题。

**[关键词]**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文本解读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1362

小说的情节、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仍然要有真实感，符合情节发展的因果逻辑和人物的情感逻辑。而短篇小说作为小说中的一类，由于体量短小，无法与长篇小说极具历史感的长镜头相睥睨；人物也大多是扁平化的，较难做到立体化。如此特点便要求短篇小说需要在情节上下功夫，其情节虚构需要极讲究、极精巧，以达到短小而精悍的效果。

《我的叔叔于勒》作为“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经典短篇小说，正是由于其精妙的构思而产生了极大的艺术张力。若瑟夫，即“我”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妙用造就了视角空白，合理省略了一些情节的赘述，如于勒早年具体行径、美洲具体经历等，利用“我”之目力所及来行文叙事，合理地省略和避免了赘述，造就短篇小说之简短精悍，此为一点。第二点，则在于作者在这多出来的“我”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视角空白处，巧妙地嵌入了“姐姐结婚，全家旅行”的情节。在这个情节中，于勒与菲利普一家的相遇，是小说的高潮，更是小说引人深思的重中之重。而具体到这个情节，有其情节构思之因果逻辑的精妙，有人物情感逻辑的真实，有情节设置本身之极端巧合所带来的冲击力。整篇小说，所选用的若瑟夫的视角与情节的构思、设置通力合作，成就了这篇小说之经典。

### 一、限知视角所达到的合理省略

在说情节之前，先来谈谈视角这个情节的隐藏助手。

《我的叔叔于勒》以于勒为题，但通篇关于于勒的正面描写却仅有两处，且是以若瑟夫之眼于于勒的外貌，此外便无关于于勒的语言、神态等等的描写。这是因为，小说通篇是以“我”的视角进行叙事。要注意的是，“我”既是儿童视角，同时也是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儿童视角构成了儿童与成人的对比，对于揭示多重主题尤为重要，但第一人称视角的限知性这一特点同样重要，因为它，小说达到了情节的合理省略，避免了诸多赘述。

譬如姐姐、姐夫的心理状态，于勒早年败家被送往美洲的详细经历，以及于勒后来在美洲发家致富后又沦为贫穷的遭遇等等情节，皆因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一概省略甚至省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必然是“我”，即若瑟夫目力所及。莫泊桑正是利用了第一视角的限知性，巧妙避开对以上情节的赘述。

而避免了对以上各类情节的赘述，一是为了符合短篇小说凝练的叙述方式，更重要的，是在合理的视角空缺处，

集中精力勾勒具有冲击力的情节——“姐姐结婚，全家旅游”。下面，便就这一视角空缺处所补充的情节做相应解读。

### 二、视角空白处所补充的情节

如果说第一人称限知视角是作者的匠心巧思，而视角空白处的情节补充则体现着作者小说创作的神力。空白处的情节补充，饱含作者心血，它需要符合两个要求：一是情节必须符合因果逻辑，不让读者感到突兀，而应令人信服；二是其中人物的情感逻辑必须符合人的情感逻辑。做到这两点，虚构的小说才具备了真实感。但是仅有这两点却也不够，还需符合第三点——所虚构的情节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以便能够深刻揭示小说主题，直击人心。

#### （一）情节的因果逻辑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sup>[1]</sup>中区分过故事和情节，他认为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而情节则强调一个个事件中的因果联系。这篇小说在叙述视角空白处添加的情节是“姐姐结婚，全家旅游”。首先来探讨这一情节的因果逻辑。对于《我的叔叔于勒》这篇小说而言，“姐姐结婚，全家旅游”这一情节的设置是极为关键的。在这个情节中，菲利普一家去了一个名叫哲尔赛岛的地方旅游。基于情节的因果逻辑，我们姑且问一个问题：菲利普一家为什么要去哲尔赛岛旅游？

这在小说中不难找到依据。作者专门用了一个自然段来介绍哲尔赛岛，其中有两重要的信息：一、这个小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地方；二、这个小岛属英国管，离菲利普一家居住的地点并不远，只需航行两个小时他们便可出国。如果姐姐结婚还不能够完全令人信服旅游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话，那么“哲尔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地方”便让这次旅游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作者所虚构的这个游玩地方——哲尔赛岛，符合菲利普一家的家庭境况，必须是菲利普一家尚能够承担的，这是这个情节设置严密的因果逻辑之一。其次，作者有意让菲利普一家出国，坐上轮船到达英国境内，这为后来他们在船上遇见于勒这个果埋下了因，这又是这个情节设置严密的因果逻辑之二。

#### （二）人物的情感逻辑

当情节方面达到了合理的衔接，彼此之间因为因果逻辑而产生环环相扣的效果时，小说只成功了一半。小说中另一个要素——人物同样至关重要。虽然短篇小说的人物不需要

做到圆形立体，但是其情感的起伏变化依然需要符合人的情感逻辑。虚构的小说只有做到了情节因果逻辑与人物情感逻辑的合理，才真正具备真实感。

基于人物情感的逻辑，我们再次对增添的旅游情节加以设问：为什么菲利普夫妇要反复确认卖牡蛎的水手是否是于勒？

在我们的旅游途中，我们一家与变得穷困潦倒的于勒相遇了，这个相遇的过程显然不愉快。在相遇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菲利普夫妇对这个卖牡蛎的水手到底是不是于勒进行了反复的确认。先是父亲第一眼看见于勒觉得像于勒，但又不敢相信是于勒，母亲则认为父亲“疯了”，在“胡说八道”。但基于内心的害怕，父亲虽然不愿相信却还是让母亲去弄清楚，他说：“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清楚，你去亲眼看看。”母亲没有拒绝，因为她也害怕，同样也希望通过证实彻底消除疑虑。而遗憾的是，母亲去看了，觉得“就是他”。显然此时的语气比之前肯定了很多倍，从“你疯了”“胡说八道”到“我想就是他”“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语气已然是可以确定的了。然而因为内心实在不愿相信他就是于勒，换句话说，是不愿接受梦想的幻灭，想要抓住哪怕一丝机会去证明他不是于勒，于是母亲还是说了那句：“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看到这里，读者会觉得滑稽而讽刺，遇见像亲人的亲人第一反应本该是上前询问，但父亲与母亲却就这个人是不是亲弟弟而害怕、犹疑、躲避，这很讽刺。同时，他们又都让彼此去反复确认这个已经几乎可以确定为是亲弟弟的人——父亲第一次看见于勒觉得他像于勒，让母亲去确认；后来母亲第一次看到于勒也觉得他是于勒，也让父亲去确认，这很滑稽。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有一个关于母亲害怕的细节，父亲第一次关注到卖牡蛎的水手时，和母亲说怀疑他是于勒，此时母亲还未去亲眼验证，但第一反应却也是害怕，原文中这样写到：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如果母亲一直坚信于勒会带着万贯钱财回来，没有丝毫怀疑的话，第一反应应当是狐疑、鄙疑，甚至不屑，但此处却是害怕。这害怕折射出其内心深处其实是有所怀疑的，甚至可能并不相信于勒真的会发家致富，但是现实的困窘让母亲宁愿蒙蔽最深处的想法，用这个梦麻痹自己，这个梦甚至已然成为我们全家的福音、希望，对抗困窘生活的动力，以致于对于“这个梦到底能否成真”的现实问题避而不谈。

“于勒是否真的富裕”这个现实问题成了不得触碰的禁忌问题，所以当父亲怀疑卖牡蛎的水手是于勒时，母亲反应很强烈，通过语言能够看出——“你疯了！”“胡说八道”。

至此，读者已然能够体会父亲与母亲是多么的不想承认这个人是他们曾经以为很富裕的于勒，多么不愿接受梦想的破灭，而这一切又都归结于一个情感出发点——父亲与母亲对于变富裕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强烈到本就只能信一半的事却坚信了许久，以至于事实摆在面前仍旧想要“力挽狂

澜”。

由此可见，小说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其情感逻辑却是符合人的情感逻辑的，它让小说人物的各种行为、反应、决定都有了合理的情感依据。

### （三）极端巧合带来冲击力

当情节按着一定的因果逻辑发展下去，人物也按着其背后的情感逻辑去做出每一步的决定，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便具备了真实感。但是，追求真实感不是小说的唯一目标，它还要表达些什么，即小说的主题。我们之前说，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对比对于揭示小说的多重主题至关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补充的情节上，倘若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不够鲜明，人物前与后的对比没有很大的反差，却也无从构成揭示主题的强烈张力。而要使人物形成对比、反差，则需要情节设置上的巧合来助力。莫泊桑利用了巧合情节，将人物置身于小说世界的猝不及防中，尽显人性之卑劣，以达到小说主题的深化。“巧合的背后潜藏着强大的意识形态规定性，它牢牢地控制了小说的叙事进程和结果，使得小说叙事不发生偏移，主题不旁出。”<sup>[2]</sup>莫泊桑在主观上构建了一个小说世界中相遇的巧合，使得小说主题呼之欲出。

首先是第一点，莫泊桑在补充情节设置中的神力不仅在于通过姐姐结婚，哲尔赛岛的特性等一系列因果关系构成了此次旅游的合理性，进而达到遇见于勒的情理之中，他还写出了遇见于勒的意料之外。这份意料之外正在于，无论是读者还是菲利普一家都没有预料到竟然会在这条旅游线上的这艘船上遇见沦为水手的于勒。那么，可不可以不让我们遇见于勒呢？譬如安排我们遇见一个从美洲回来的熟人，由他向我们转述于勒的穷苦遭遇。以这种方式让我们得知于勒变穷的消息恐怕不行，因为莫泊桑此处需要一个情节的强烈而毋庸置疑的突转。作者利用这种猝不及防的相遇，就是要“我们”亲眼看见幻想破灭的事实，这种亲眼所见的冲击力不亚于航船与冰山正面相撞的冲击力。同时，作者采用这样猝不及防的相遇，因为他并不想给“我们”缓冲的余地，尤其是不想给菲利普夫妇缓冲的余地，莫泊桑想用这种方式将人性的奸诈袒胸露乳地展现出来。因为这种正面相遇的猝不及防，菲利普夫妇才会去想方设法地打听和证实、才会有小心翼翼地躲避和隐瞒、才会有那么强烈的害怕、紧张、愤怒……如果是由他人转述或者道听途说，那么至少人物小心翼翼地躲避和隐瞒便无从展现，也许害怕、紧张也不会那么强烈，打听和证实也不会表现得那么迫不及待、慌张不已……

我们不难发现，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菲利普夫妇慌张、害怕、紧张的描写。诸如父亲的脸色，由苍白到煞白，言语吞吐，两眼呆直，神色张皇等，都生动刻画了父亲的害怕、无措；尤其是父亲在向船长打听于勒时，原文中这样写到：

“父亲客客气气地和船长搭上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有关他职业上的事情，例如哲尔赛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怎样，土地性质怎样，等等。后来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特快号”，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最后我父

（下转第2792页）

强化技能训练”三阶段学习，制定阶段目标，完成阶段考核，参加技能鉴定。

返岗赋能阶段，主要为实现学员学习后的行为转化。每周组织技师岗位分享，每月提交心得体会，培训组织者定期现场调研，组建经纪人团队，通过对学员综合表现的科学测评，为每位学员量体裁衣、推荐定制个人未来规划。

### 三、实践结论

新疆油田自90年代开始进行高技能人才培训，采油技师是第一批培训学员，新疆培训中心作为新疆油田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肩负人才赋能使命，源源不断向油田输送各类高技能人才。2020年我院根据企业发展战略、油田工艺技术现状、石油企业人力资源情况等，不断的迭代优化，正式策划了高技能人才之采油技师任职资格培训项目。

2021年对采油技师任职资格培训项目计划进行落地实施，共筛选新疆油田27名学员，对策划内各个环节进行实践验证，21人取得采油技师证，并有四名学员当年已被生产单位聘为技师，培训项目成果已超预期目标，采油技师任职资

格培训策划结合实践成果逐步优化，现正式建立高技能人才——采油技师标准化培训体系。

### 参考文献

- [1]何伟莲.石油开采(技师 高级技师)[M].新疆克拉玛依,中国石油新疆技师学院,2014.
- [2]刘丽.石油石化职业技能培训教程(采油工)[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
- [3]苏永华.全面人才发展[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9.
- [4]姚利民.高校教学方法改革探讨[J].中国大学教学,2013,8:12-18.

### 作者简介:

杨静,女,汉族,1992年8月出生,籍贯为四川省南充市,中级职称,现为新疆培训中心专职讲师,主要从事油气储运、石油工程类专业课程讲授,以及企业培训项目设计、研发,人才评价等教育培训工作。

(上接第2616页)

亲终于说：“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那个人倒很有趣。您知道这个家伙的底细吗？”

父亲的搭话很有趣，从毫无相关的风土人情绕到这只船，可以看出父亲害怕被看出端倪遮遮掩掩的状态，又从这只船“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又能够看出父亲其实迫不及待想要打听于勒的消息，“最后”“终于”谈到于勒了，却还要故作轻松地掩饰道：“那个人倒很有趣”，可见还是害怕被他人发现他与于勒的关系。这种害怕与迫不及待相煎的状态，不在极端巧合的猝然相遇下是表现不出来的，这种人物的失态无从表现，主题的展现便也无从深刻。

还有母亲一开始的害怕、哆嗦，到后面的突然暴怒，以及“井然有序”地安排躲避等一系列描写，足以看出母亲的精明奸诈、工于算计。尤其是母亲的语言描写，在第一次看见于勒并且觉得“就是他”时，母亲说了一句：“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保护自己的资产，“目标明确”而又反应迅疾！以及母亲前前后后的反差，也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之前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

办法的人。”此刻却突然暴怒道：“我就知道这个贼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然后又强调了一次“注意别叫那人接近我们！”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分明看见了一个头脑清晰、金钱至上的狡诈妇女。

### 结语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不无道理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视角空白不仅保证了短篇小说的精简，更为关键情节的补充留下空位。而关键情节中，情节的因果逻辑，人物的情感逻辑又让这个虚构的小说具备合理性和真实感；同时情节本身的创作，带着莫泊桑的神力，以正面相遇的冲击力撞出了一连串的人性丑态。视角与情节通力合作，构成了这篇小说艺术的合力。

### 参考文献

- [1][英]E·M·福斯特著,朱乃长译.《小说面面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 [2]吴德利."嵌入"与"巧合":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形式意蕴[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